

世界长寿之乡·秘境万宁

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,万宁市80岁以上老年人19564人。截至目前,百岁以上老人192人,人口长寿数据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。去年底万宁获评“世界长寿之乡”称号。

世界长寿之乡万宁,朴实静美,人文丰厚。海南周刊从本期开始推出“世界长寿之乡·秘境万宁”专题,展示今年举办的“万岁·万宁”摄影展镜像背后的故事,挖掘万宁的长寿因子、绿色崛起的深度内涵。

摄影手记

对于宁舟浩所拍的《百年好合》,“万岁·万宁”主题摄影指导老师孙京涛撰文评价——“越是日常的,越是奇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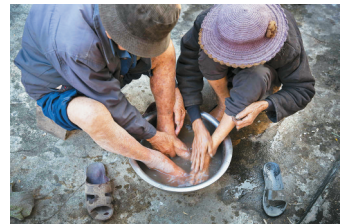
孙京涛在文中说,越是感人至深的情感,越不需要“造势”。所以,在请宁舟浩来拍《百年好合》时,他只提了一个要求:“去戏剧性”。

“从舟浩的表情上,我仿佛看到他一下子坠入了‘深渊’。在当下这个喧嚣的社会中,报道类摄影要具有‘视觉冲击力’,最为要紧的正是用匪夷所思的瞬间或角度,制造匪夷所思的戏剧性——‘去戏剧性’,这张照片怎么拍?”

宁舟浩用了“最笨”的方法——住进了老人家里。孙京涛说,他要像前辈大师尤金·史密斯一样,“做一个积极介入的参与者,又要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”。

2013年11月24日,宁舟浩来到和乐镇五星村老人家里。一来,摄影包就不慎放在一摊鸭屎上,直到粘到身上和手上才发现。拍摄了一下午,由当地人员当翻译,但人太多,没法细致交流。第二天他住进村里,与老人家人一块喝酒吃饭,同时决定“撵走”翻译,自己安静地寻找细节。

为了不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场景,他坚持早睡早起。11月26日,清晨5点15分就起床,拍到“一束桔黄色的灯光透过老屋的窗棂照到小院里,104岁的罗开明和105岁的吴关风,又开始了他们85载相伴岁月中新的一天”。



阿公阿婆同盆洗脚

在海边拍摄时,罗开明老人曾被一种叫“绊马索”的草绊倒,腿摔破,流了很多血。“我紧张得血液都要凝固了,自戕的心都有,幸好无大碍。”这一天,为了了解老人的内心,宁舟浩还是忍不住请来了翻译,对老人进行“专访”。

在住进村里的日子里,他看到老人吃两寸长的小鱼和半稠稀饭,看到罗开明在过田垄的时候总是牵着吴关风的手,看到他们一起在盆里洗脚,挨着头睡;听他们讲1945年闹饥荒的故事。

这一过程中,摄影师和老人们建立了情感联系。2014年1月1日起,宁舟浩进村开展第二阶段的拍摄,“阿公阿婆看到我又回来了很高兴”。他把给老人家拍的合影进行了装裱送给老人。拍摄结束,“临走时,阿婆拉着我的手,眼睛有些湿润了。在回城的车上,看着熟悉的景色逐渐远去,心中默念:感谢你们让我这个冒失的摄影师走进你们的生活,打扰了,请多包涵!”

这段经历,在宁舟浩的镜头下,没有表现出错综跌宕的故事,有的只是相濡以沫的细节。孙京涛说,“这些照片,不是诉诸眼睛的,而是直抵灵魂的。不是用来激动的,而是用来感动的”,“他放弃了长焦和广角,用中焦镜头压着自己的表现欲”,“用这些对老人而言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,给我们讲了一个细腻醇厚、柔软绵长的爱情故事。”

(据宁舟浩拍摄手记,孙京涛《越是日常的,越是奇迹》)

104岁的罗开明和105岁的吴关风携手85年爱情路

百年好合 守望静美岁月

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黄良策 图宁舟浩

宁舟浩摄影作品“百年好合”:百岁老人罗开明夫妇海边散步。

万宁市和乐镇五星村,微风拂着一片绿色的农田,一群鸭子正在椰树下的池塘里戏水。下午4点半,耕田的农夫还没有归来,104岁的罗开明和105岁的吴关风已生火烧饭。这样的日子,他们已经过了85年。

罗开明拿出一只外边烧得通黑的锅,放到院子里板砖堆成的台子上,认真洗了几遍锅里的米,然后放到灶台,坐上凳子,用火柴把灶里的柴禾点燃。火势不够时,就俯过身去,通过竹筒向柴禾吹风。罗开明的身后有两把鸡屎,吴关风发现后就去医院抓了一把沙子覆在上面,混着沙子把它们清扫掉。

做完这些,吴关风就“不管不顾”地坐在一旁。她说,通常都是她给老头做饭,今天有人来她要陪人说话,就由他来做。

说话的时候,吴关风热情地把脸迎向对方。罗开明总是笑眯眯,憨厚如他的方脸。吴关风的背已经驼成接近90度,罗开明还没有那么驼,但耳朵不太灵了。外人说话,罗开明不容易听得清楚,但老伴的似乎例外。对于每一个来访者,罗开明总是关心他们是不是“放车”过来的,这时会得到吴关风的呵斥:“不放车他还走路过来?!”罗开明微笑以对。

今年两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去年12月记者采访时曾看到,他们并肩坐在老屋的门槛上,吴关风一针一线地给老伴缝军大衣,罗开明安静地坐着,看小鸡们在门口啄食。后来政府和子女给他们送了不少衣服,吴关风说,新的都穿不完,哪会穿破的。

今年他们还从老屋搬进了政府修的新房



阿公阿婆在老屋前共享给小鸭小鹅喂食的悠闲时光

子,以往两人头对头睡变成了分开并排着睡。罗开明喜欢洗冷水澡的习惯也在热水器进来后被改变。两人的屋后原有一亩大约3分地的菜园,罗开明总是背着手慢慢踱到那里,给菜园浇水,他从不不要别人帮忙。最近,政府修路占了菜园,这使得他的活动少了重要一项。下午的时候,他就和老伴躺在床上,醒来就嚼2颗椰子糖。

对于任何变化,两人都已不会感到不满。1929年,20岁的吴关风嫁给19岁的罗开明,“跑日本仔”“跑国民党”,见过怀孕的大嫂被日本人活活打死。没田没地的时候,罗开明还去偷过别人家的东西,回来先吃一顿,窝了一晚第二天再吃一顿。由于没有盐,两人就去海边打海水回来煮食,“苦腥苦腥”的,“菜硬硬的也要往下吃”。

两人上山开过荒,在1945年还经历过饥荒。有一度,罗开明还去挑鱼卖鱼来谋生,吴关风就在家看孩子。那段日子,有鱼才有饭,没鱼的时候只好找人借钱,

有了再还上。艰难的日子,7个子女饿死了3个。

“饿的时候,我也骂他。”吴关风说。但安静内向的罗开明很少顶嘴。两人就是这么“配合”出来的。罗开明还有一个优点让老伴欣赏,就是干活拼命,勤俭节约,吴关风说,他就是有一拔菜落在田里都去摘回来。

“这村艰苦的人都死完了,就剩我们两个。过去谁给我们钱?现在给吃给穿给住给睡,没有过这样好的社会!”

几十年下来,有些东西变了,有些东西还没变。老两口的起居如钟表一般精准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打水、拾柴、做饭、在村子里转悠,有时并排坐在自家院子里的杨桃树下,不说话,只是安静地坐着。有时,两人会穿过农田和椰林,翻过一座小沙丘来到海边看海。只要过田垄或水沟,罗开明总是不忘回身牵一下吴关风的手。

傍晚,两人会在一个盆里洗脚。罗开明背上痛痒的时候,吴关风会掀起他的衣服,帮他抓痒。吴关风说,“我什么都给他做”。晚上睡不着、早上醒得早的时候,会说话。但吴关风打趣说,因为老头“耳重”,深夜的时候是不能和他说话的,否则掀开嗓门会把全村人吵醒。她还说,老头“牙都没了,还偏偏爱吃硬的(干饭)”。

两人都爱摸牌九。但因为年纪大了,缺少玩伴,只能改为“观战”。晚饭后,罗开明会去“观战”一会儿,但吴关风因为最近膝盖疼,只在村里走走。然后回家,度过另一个晚上。

“夫妻就是白天有人做伴,晚上有人说话。”他们说。图

阿婆吴关风每天把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

『越是日常的,越是奇迹』
摄影师宁舟浩眼中的《百年好合》

摄影简介

宁舟浩,1975年出生于山东肥城,祖籍湖南省隆回县。纪实摄影家,代表作有《我们的民工兄弟》、《一个人的城市》、《京剧守望者》。现居住于山东省济南市。